

責任編輯：伍麗微 版面設計：謝錦輝

追憶周汝昌 紅學研究第一人

中國著名紅學家、古典文學專家、詩人、書法家周汝昌於5月31日凌晨1點59分於家中去世，終年95歲。周汝昌是紅學考證派的主力與集大成者，其代表作《紅樓夢新證》更被視為是近代紅學研究的奠基之作。日前，記者專訪了周汝昌女兒周倫玲，周倫玲表示周汝昌尚有大量作品仍在整理中，並將在日後陸續與海內外讀者見面。

文：沈木



■三女兒周倫玲與周汝昌。



■周汝昌先生在講述自己研究紅學的經過，2000年2月攝於周汝昌先生家中。

中新社圖片，鄒惟麟攝。

作品將陸續面世

在日前剛剛結束不久的第22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上，周汝昌的兩本新作《紅樓新境》、《壽芹心稿》格外引人注目，這兩本書均是由周汝昌口述，其子周建臨整理結集而成。

周汝昌三女兒周倫玲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，父親至今仍有許多未完成的稿件，還有一些零散稿，目前正在整理當中，對於一些馬上完成的稿子，預計年內將陸續出版面世。

周倫玲說，最早在7月就可能再版周汝昌的代表作《紅樓夢新證》，這次再版會在76年版的基礎上有所增刪。此外，已列入出版計劃的還有《周汝昌與張伯駒》(暫定名)，記錄了周汝昌與張伯駒在1947年交往時的事蹟以及一些詩詞唱和，預計會在年內出版面世。

在紅學之外的其他方面，比如詩詞歌賦以及書法繪畫上，周汝昌從青年時代起就廣泛涉獵，造詣不錯。而他在這些方面遺留下來的內容也有待整理，以期日後結集出版。

周倫玲特別提到，周汝昌在書法碑帖，特別是在《蘭亭集序》上，進行過深入的研究，用的功力之多，耗費的精力之大，與紅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至今家中仍有很多碑帖。

此外，周汝昌早年在學習西語期間也有不少翻譯作品，這些作品也都尚未出版。

不喜被稱為「紅學家」

「從父親本身來講，他其實並不喜歡紅學家這個稱謂，他認為本來紅學家就是一個帶有貶義的詞，也覺得紅學家並不能完全代表自己。」周汝昌早年博聞強記，有過目不忘的本領，而他的涉獵範圍也極為廣泛，從詩詞歌賦乃至園林建築都有一定的造詣。

著名作家劉心武在追憶周汝昌時說，周汝昌除了在紅學上的成就之外，更是中華文化研究家和百科全書、唐宋詩詞的研究者，此外他還擅長散文隨筆，還寫得一手好字，堪稱書法理論家。

對於外界對周汝昌紅學家的定位，周倫玲表示自己並不認同。「父親在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紅學上，跟他的身體條件特別是眼睛已經近乎失明有關，對於紅學這方面的內容，他已熟讀於心中，不需要查很多資料，核對也比較



■1979年，中國紅學著名專家周汝昌在曹雪芹紀念館開館典禮上講話。

中新社圖片，馬培文攝。



■終年95歲的周汝昌著作等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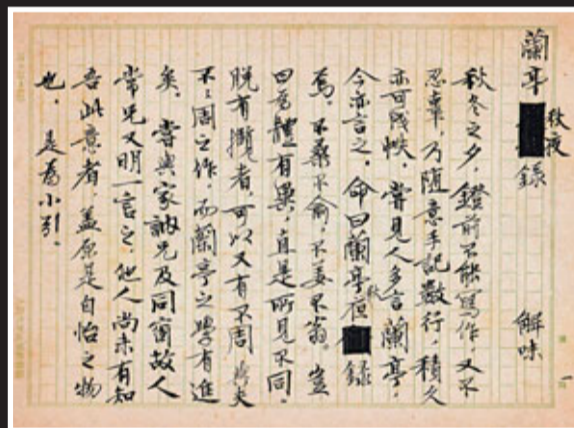


■周汝昌晚年雙眼已經近乎失明並患有嚴重重聽。

■周汝昌碑帖題跋。



■周汝昌《蘭亭秋夜錄》手跡。



容易。」

而周汝昌生前對自己紅學家的定位也並不滿意，他曾說過自己「並不喜歡紅學家這個桂冠」，「不願意做紅學界的人」，這在其相關著作以及自傳中都有體現。

周倫玲認為父親應該被稱為一個學者或者中國文化大家，而不需要紅學「一代宗師」這類的稱謂。

晚年留下遺憾

晚年的周汝昌雙眼接近失明，雙耳也有嚴重的重聽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就一直居住在北京一幢小房子中，甚至於家中藏書都寥寥無幾，生活堪稱清貧，治學環境十分艱難。

然而，周汝昌又一直醉心於學術研究，持續不斷的進行撰述。在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，身體條件的惡化，導致他只能採取口述的方式，由子女在身邊記錄整理。

周倫玲說，「有時候父親半夜起來賦詩和思考文章，會自己拿起答錄機錄，錄完之後還十分開心。但是由於他的眼睛已經看不見按鈕了，很多時候就完全沒錄上，第二天早上拿給我們聽就完全沒有聲音，而

這也成為了一個很大的遺憾。」

在周家的五個子女中，現在年紀最小的也60歲了，最大的已經70多歲，而他們多年來也都無一例外的成為父親的專職助手，照顧他的起居飲食，幫他整理資料。

作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，周汝昌在晚年的時候仍能夠有一筆比較穩定的收入，而靠著他研究員的工資，周家在經濟上並沒有太多的困難。但在改善父親的工作環境上，周倫玲就覺得有些無奈。

晚年治學困難的周汝昌曾呼籲希望能夠給自己多些關注，表示如果自己能有的一些必要的條件，自己的工作會如虎添翼，然而這些通過著作和媒體發出的呼籲最終也沒有得到回應。

「很多時候，我們的感覺是無奈又無助，是一種無能為力的感覺。父親不是高級幹部，一直這樣默默無聞的在做研究，而作為子女，我們也沒有能力給父親買一個大一點的房子，讓他有自己的工作室、書房、臥室這樣的基本條件。」

周倫玲不無遺憾的表示：「如果父親的工作環境和條件再好一點，他真的還能夠至少寫出3到4部著作。」

名·飲食

文、圖：方芳

「續命參」一參難求

中國一枝30克的百年野山人參，今年五月以300萬元人民幣拍賣價賣出，可謂有價無市。中國野山人參的市場價值、發展前景，再度引起重視。

「抄參」圖文傳子孫

中國的長白山人參享負盛名，以前俗稱「中國野山人參」，有二三千年歷史，漢唐時期已有「抄參」之名。傳統中醫認為，長白山野山人參，有提神、活血、補氣、延年益壽之功，祖上輩說，病人臨終時吃了這「續命參」，可以使彌留時間延長十天八天，以便待遠方子孫回家，交代後事。

「中國野山人參」，漢唐時期又叫「抄參」，野山人參要幾十年甚至過百年的才值錢，一代人未必可以享用，為了留子

待孫，採參人在人跡罕至的深山，發現了野山人參，用文字、畫圖記載野山人參的位置，以便後人多年後採摘。

爵士食參年過百萬

中國野山人參之所以名貴，除了祖上輩的藥用傳說之外，更因為採參人冒着生命危險，遊走在懸崖峭壁或深山大澤，在人跡罕至之處採摘，正因為難得，所以價錢昂貴。

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一枝野山人參價值幾萬元。參茸界內人士都知道某爵士每年都服食很多長白山野山人參，每年食參開地一百幾十萬元，當年這個價錢可以買很多層樓了。爵士後得高人指點，勤練氣功，身體精神大有改進，才沒有再吃人參。今天的他延年益

壽，除了氣功外，人參也應記一功。

近年中國發展經濟，開發森林，深山不再深，野山人參欠缺生存條件，生產量下降，「抄參」盛名已不再。今天一枝五錢重以上的野山人參，價值幾百萬或更高，大有供不應求之嘆。

野山人參有錢買不到

野山人參一定有參鬚和很長的蘆頭，蘆頭比種植人參起碼長十多倍，而參鬚有連串的小圓珠粒。

在七十年代，幾萬元可以買到一枝野山人參，今天升價十倍。一枝近一兩重的野山人參，幾百萬元也未必有貨。

野山人參需求多，供不應求，普通人難以負擔高昂費用，只有富商巨賈和軍政要人才能買到。



■中國石柱參也是方形的。

■野山人參的蘆頭很長，也有很長的參鬚。

世界現存野山人參

中國長白山本來盛產野山人參，但人

口急升，野山人參已愈來愈罕見，韓國可能也有，但已不多。

俄羅斯零下百度的西伯利亞冰封森林，人跡罕至，有一定藏量的野山人參，但工作人員一年只工作五個月，採摘量也不多。

此外，日本也有野山人參，產量不多，而且人多地少，只會愈採愈少，故發展也不大。